

遗 失
的
修 道 院

(英) 迈克尔·怀特 著 王欢 译

THE MEDICI SECRET

MICHEL WHITE

轰动全欧洲的话题小说

几个世纪以来，一直被试图抹杀，却从未被抹去

世界著名悬疑大师 迈克尔·怀特

向世人揭示那个不能说的秘密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(英) 迈克尔·怀特 著 王欢 译



The Medici Secret

Michel White

的

修道院

第 一 卷
第 一 册
医 学 史
研 究 论 著
文 学 史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1-8094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遗失的修道院 /（英）怀特著；王欢译.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5.7
ISBN 978-7-5143-3846-1

I. ①遗… II. ①怀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59360号

版权所有 © Michael White, 2008

版权许可人：Black Friedmann Literary, TV and Film Agency

经由安德鲁·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安排

遗失的修道院

作 者 [英] 迈克尔·怀特
译 者 王 欢
责任编辑 崔晓燕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（传真）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 11.25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846-1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献给 卡罗尔

第一章

佛罗伦萨，1966年11月4日

清晨5点45分，美第奇礼拜堂的守门人马里奥·斯普拉尼突然睁开了双眼。他听到卧室窗户的百叶窗猛烈击打着卧室的墙壁，仿佛不粉身碎骨决不罢休似的，那动静就像是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了。马里奥的头脑一下子清醒了，脑海中映出《启示录》中的一段话：“蛇就在妇人身后，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冲去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以为自己被困在噩梦中无法醒来，竟有点分不清现实与梦境。只听见木质的百叶窗来回飞舞，突然将卧室窗户的玻璃打碎，顿时整个房间内玻璃碎片四处乱溅。瓢泼大雨也猛烈地击打着屋顶，他甚至觉得屋顶的那些破石头在大雨的击打下要裂了，整个屋子也即将要崩塌。显然，这绝不是梦境了。

马里奥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拉起他的妻子索菲亚向外面跑去。他们出了卧室的门，沿着走廊径直来到婴儿房。在暴风雨的一片混乱之中，他清晰地听到儿子惊吓过度发出的尖叫声。索菲亚一把将儿子从婴儿床上抱起，试图去安抚他。

“索菲亚，你带着里奥待在后面的房间中，把所有的窗户都关起来锁上。我马上给你们送一床被子和手电筒，然后我去礼拜堂看看。”

“不可以，马里奥，你不能去。”

“我必须去，”他回答道，“天知道，礼拜堂已经被破坏成什么样子了。地下室可能都灌水了，还有……”

他向门口走去。几分钟后，马里奥回来了。他带来了一个婴儿瓶、一个手电筒、一些面包和从床上掀起的被子。马里奥亲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后，转身跑了出去，并将门牢牢锁上。四周一片漆黑，他只好摸索着，沿着大厅和狭窄的木楼梯快速地向前进。他几乎看不清面前的台阶和通往前门的走廊。

当马里奥一把打开门的时候，狂风即刻怒吼着快速席卷了整个门厅，差一点要将他撞翻。大门紧紧地贴在了墙上，任凭他怎么使劲也拽不回来。他弯着腰，试探着慢慢向下走了两步，终于站到了屋外的门廊上。外面黑魆魆的，乌云将月亮遮得严严实实，生怕漏出一点光亮。当然了，这种鬼天气，是不可能有的。

正当马里奥在门口四下张望的时候，一个巨大的闪电突然将天空照亮了。借着闪电的光，他看到整条街道已经是汪洋一片，泥水甚至要没到膝盖了，一阵一阵的恶臭从下水道泛起来。远处，一辆自行车的轮子正从基诺里大道旋转地向圣罗伦佐广场冲去。马里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向水中走去。

天气异常寒冷，水里的温度更是降至冰点，马里奥浑身一直在哆嗦。他在湍急的流水中努力行走着，脚下的路分外黏滑，好

几次他都险些摔倒。周围空荡荡的，没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扶一下，有的只是潮湿的砖墙和石头。东方的天际已微微泛亮，月亮奋力挣脱了乌云的遮蔽，投下几束微弱的白光。借着这月光，马里奥才将基诺里大道和前面的圣洛伦萨大教堂的墙壁辨别清楚。

马里奥试图加快前进的速度，但很快发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逆着湍急的水流，他只能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双脚。路中间的水流实在太急了，他只得靠在路边的墙上，躲避着迎面而来的树枝、轮胎、箱子、垃圾筒和各种杂物。它们被狂风席卷着从面前横扫而过，还来不及撞到墙上或沉落到泥水中，就又冲向了另一个地方。

还没到达基诺里大道和普奇里大道交汇的地方，马里奥已经是满身泥泞，精疲力竭。11月的佛罗伦萨已经入冬，四周寒气逼人。他感到脸颊针扎般的刺痛，脚趾也似乎都冻掉了，一点儿知觉都没有。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分外的空旷冷清。深褐色的污泥被汹涌的水流卷起，沿着大道向前咆哮而去。大片大片的污渍喷溅在路两边古老的石墙上。马里奥听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从远处传来，紧跟着是一阵刺耳的尖叫。这时，另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仿佛要将天空撕裂成两半，接着是嘎啦啦的轰雷声。看到这一惨烈的景象，马里奥被吓得目瞪口呆。瓢泼大雨瞬时变成冰雹倾泻而下，冰雹从屋顶上噼噼啪啪地溅落，有几个甚至打在了马里奥的脸上。

他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四处寻找着躲避的地方，终于发现一处可以暂时躲避冰雹的狭窄通道。这里的水流更加凶猛，他用

尽全身力气才得以站稳。但是当他向礼拜堂的前门挪动时，一个树枝飞旋着向他的脸部打过来。他晃了下身子，想要躲开，可是那树枝的速度太快了，他根本来不及躲闪。树枝扑头盖脸地打下来，顿时木屑四溅。他只觉得手忙脚乱，无法招架，终于一个踉跄，跌进水中。

淤泥猛烈地冲击着他的身体，还有硬物不断击打着他的肋骨。马里奥用手在水下摸索着，试图找到可以抓扶的物体，挣扎着想站起来。他用尽全力，几乎就要成功了。可是他最终还是失去平衡，再次跌倒在水中，又吃了满嘴的泥。马里奥将头伸出水面，翻吐着嘴里的杂物，心里突然感到异常恐惧。幸运的是，就在这时，他的右手触碰到了基督教堂大门的金属把手。马里奥拉着把手，使劲地把自己从泥浆中拖了出来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喉咙里充斥着泥土腥的味道。

礼拜堂的入口已经不远了。他紧紧地抓着墙壁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动。每走一步，马里奥都非常小心，生怕一不留神再次跌进水里。终于，他看到了礼拜堂的大门——门闩已经完全断裂，大水漫过门梯，倾泻而入。

马里奥很快做出了新的打算。他逆着湍急的水流，穿过大厅，沿着通道向下走了6级楼梯，来到地下室的主层。这里的水很深，水位已经没过了他的裤裆。夹杂着各种碎石的污水从地下室的入口处沿着楼梯不断往里涌。在入口墙上的壁橱里，有一个手电筒和一把斧子。他一拳砸碎了壁橱的玻璃，拿出了手电筒。

接着，他转身向主厅的方向走去。平日里短短几步的路程

现在却走得非常艰难，有好几次他几乎都要摔倒了。水流来回撞击的声音在礼拜堂低矮的圆形天花板上形成巨大回音，轰隆隆的响动不绝于耳。主厅的四周安放着五十多位美第奇家族先人的灵位。他们被放进石质的棺材中，埋葬于地板下。虽然所有的灵位都在水位线以上，但是随着水势的不断上涨，华丽的石棺和塑像眼看将受到水流的冲击。然而这并不是马里奥最担心的事。他更害怕的是水流很有可能渗透地板，从缝隙进入安放先人的石棺中。他一定要尽可能想办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
他奋力划开身体前方的水，向位于地下室后侧较高处的祭坛挪动着。那里有一个大理石构造的平台，平台的两侧有两个巨大的天使石像。祭坛后就是通往美第奇家族墓穴的入口了。

他在冰冷的水中朝墓穴加速前进。入口处的石门此时异常明亮，看上去就像个镜子。马里奥没有怎么费力，轻轻一推便打开了石门。进入石门，是一个向下延伸的梯子。他举着手电筒，在昏暗的光线中小心翼翼地辨认着梯子的位置。面前是起伏波动的水流，不远处传来大水拍击石板的声音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显得格外响亮。他加快了脚步，低头进入到一个洞里，推开头顶上方的门。墓穴的密封不是很好，水流已经沿着梯子渗入了墓穴。

片刻之后，马里奥进入了墓穴。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古老的墙壁和两侧斑驳的石头。这里布满了青苔，还有些小虫子在眼前晃动。空气中散发着发霉的气味、泥土的腥气和尸体腐烂的气味。不过他早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一声不祥

的破裂声。扭头一看，只见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墙上掉下来，重重地落在地上。水流迸发而出。

马里奥被吓了一跳，险些摔倒。出于本能的害怕，他迅速跳到身后的一块大石头上。可以看到，不远处的一个石棺裂开了，陈旧破败的裹尸衣露出一个角。紧接着，又有一块石头从墙上掉落，溅起的水花四射到墓穴的墙壁上。一不小心，马里奥的手电筒从手中滑落。他眼睁睁地看着手电筒在水中下沉，直到没了踪影。室内一片漆黑。他的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：来这里真是个愚蠢的决定，能有什么好处吗？而现在，那个声音继续着：我一定会死在这里，和那些先人为伴。

不过这种恐慌只是一闪而过，马里奥很快恢复了信心。虽然什么也看不到，但他知道出口的方向。于是他从石头上再次跳入了冰冷的水中。此时大水已经漫到他的大腿，高度刚好达到存放先人尸体的石棺。由于长时间在水里挣扎，马里奥的双腿已经发麻，眼睛也有些昏花，不过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他慢慢地转身向梯子的位置挪动。黑暗中，他试图抓到金属扶手，可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。他只好奋力地用手划水，凭着直觉寻找着出口。湍急的水流从墙上的大洞汨汨而下，越来越大。

就在马里奥有些沮丧的时候，他的手指终于触到了梯子的金属扶手。他抓着扶手用力向上一跃，终于跳到了第一级台阶上。

当他抬脚想要迈上第二级台阶时，梯子突然开始剧烈地摇晃，仿佛就要离开墙体，向水中倒去。马里奥赶忙向前倾身，试图用自己的重力让梯子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。他头顶上方的入口

处的石门没有关严，露出一丝空隙，投射下些许微弱的光。污浊的水流如小瀑布般倾倒在头的头上，打湿了他的后背。马里奥试着平复心情，却只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。当他再次迈上台阶时，梯子又开始晃动了。这时候已经别无选择，只有爬上这六级台阶，他才能够到达出口处。

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前方两英尺远的水中有个上下晃动的物体。那是一个黑色的、12英寸长的管子。

马里奥慢慢将身体转向另一侧，伸手够到了管子。他把这根管子握在手中，插入了自己的腰带里。当他再次向上爬梯子时，支持梯子的螺栓一个个从墙上脱落下来。马里奥拼出超人般的力气奋力抓住石门的边缘，用手指死死扣住上面的拉环。大水猛烈地击打着他的脸颊，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了。马里奥只想尽快离开这鬼地方，他心里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。他用双脚使劲地蹬向石墙，一只手用力地推开入口的石门，纵身向上一跃，一口气跳出墓穴，回到了祭坛。

第二章

佛罗伦萨，当代

在美第奇礼拜堂旁的私人停车场，伊迪·格兰杰将爱车索亚特停好。她大步穿过鹅卵石铺砌的小路，向礼拜堂正门走去。她身高五尺九，穿着长筒丝袜。由于每天都会锻炼一小时，她的身材极棒。不同于其他英国学者，伊迪衣着时尚，举止典雅。她身上有种特殊的气质，让她的许多意大利朋友着迷。丽芙·泰勒半开玩笑地称她天生就是演员胚子。

礼拜堂门口仍然聚集着前来抗议的人群。他们穿着陈旧的棕色礼服，举着花花绿绿的标语。这种景象已经有几个月了，伊迪对此习以为常，连瞧都不瞧一眼。抗议者来自一个名为“上帝工作者”的组织。这个组织的头目是个狂热的多米尼加人，叫做巴乔神父。该组织的成员天天聚集在这里，抗议在美第奇礼拜堂里进行的任何科学研究。不过对于伊迪而言，这些人如同路边的风景。

她一阵风似的穿过入口处的电话亭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迈上楼梯。进入教堂后，她径直来到了地下室。这里每天都有熙熙攘攘

的旅游者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刻在美第奇家族先人们墓碑上的铭文。

在礼拜堂的深处，有一处区域是不对公众开放的。这里的入口处被一个乳白色的帆布帷幕遮着，增添了一层神秘感。掀开帷幕，可以看到一排狭窄的阶梯。从这里向下走，就是墓穴了。在墓穴的两侧，安放着美第奇家族先人的石棺。来到研究区后，伊迪先绕过两张解剖台，然后穿过门廊，走进左侧的第一个实验室。

墓穴在美第奇礼拜堂地下室的正下方。墓穴的屋顶很低，空间不大，大约有 10 米长，6 米宽。由于安装了便携式空调系统，室内的空气很清新。在实验室的四周，分别摆放着 X 线设备、分光仪、DNA 分析仪。穿过主实验室，就是卡林·麦肯齐的办公室。在这里，有两台大马力磁性细胞分选仪，存放尸骨的密封盒子无规律地放在它们的旁边。

伊迪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，匆匆浏览着红外线分光仪检测出的数据。就在此时，麦肯齐带着两个身着西服的男士进来了。伊迪之前见过这两个人。个子较低的叫翁贝托·尼禄，他是比萨大学的副教授；另一个年轻点的叫弗朗西斯科·德拉·比诺，是当地著名的警官，目前是竞选市长的热门人物。

“伊迪，”麦肯齐教授和她打了个招呼。他年近七十，个子不高，身体圆胖，脸庞俊俏，戴着一副约翰·列侬^①式的眼镜，满头浓密的白发，慈眉善目，看上去非常的和蔼可亲。也正因如此，

① 英国著名摇滚乐队“甲壳虫”成员，也是该乐队的灵魂人物。

他深得电视制片人的欢迎。“先生们，这是我侄女，伊迪·格兰杰博士。”

德拉·比诺和伊迪握了握手，尼禄只是点了点头。他和伊迪之前在很多场合见过面，尽管两人都没太在意过对方。

“伊迪，你能抽空陪下我的客人吗？他们的车还没有到，你带他们简单地参观一下吧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伊迪刻意地表现得有点兴奋。

“很好。先生们，让伊迪先带你们参观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希望你们能提出宝贵的意见。”麦肯齐教授和他们分别握了握手，转身离开。

“请走这边。”伊迪陪同比诺和尼禄走向墓穴中央的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桌子。他们走在石头砌成的地面上。在此期间，伊迪详细介绍了墓穴中的尸体是如何防腐和保存的。然后伊迪绕过金属桌子，转身面向客人们。在他们中间摆放的是一具距今 470 年的尸体。

伊迪轻轻捋了下前额的一小撮黑色卷发，棕黄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客人。她双臂交叉，腰杆笔直，看着比两位客人都要高。

“这是艾波利多·德·美第奇的尸体，他是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·德·美第奇的私生子。”她继续解释道，“500 多年以来，他死亡的原因一直是个谜。他去世的时候只有 24 岁，有些人推测这个年轻人是被他的堂兄亚历山大谋害而死。亚历山大后来被另一个亲戚洛伦齐·德·美第奇谋杀。不过直到现在，所有关于

他死亡原因的推测都还没有被证实。我们不久前刚对他的尸骸进行了分析。有证据表明，他的确是被毒死的。”

尼禄抬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干尸。伊迪看到他脸色有些苍白，赶忙将他们带到了墓穴外的一个小房间内。这里空气潮湿，泛着泥土的腥味儿。工作台上坐着一个男子，正盯着显微镜仔细地观察着。

“这里就是我们研究最核心的部分了。”伊迪说道，“在这间房里和旁边的实验室里一共存放着12具棺材，但是大部分都在1966年的大水中被冲毁了。这些尸体只是美第奇家族先人遗骸的很少一部分。他们曾经被搬离过墓穴，安放在礼拜堂的另一地方。这间房是我们分析这些尸骸的主实验室。”

“你们怎么能确定外面的那具尸体是被谋杀的呢？”德拉·比诺问道。在过去的几分钟，他一直盯着伊迪实验服的V字领口。“几个世纪过去了，证据肯定消失了，对吗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伊迪回应道，她正好可以用到自己的知识了。“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确定美第奇家族主要成员的死亡原因。这些干尸虽然看起来只是没有生命的躯壳，”她转身朝向刚才走过的墓穴，继续说，“但是它们会告诉我们许多至今尚不清楚的事实。”

“比如说？”

“通常我们会根据这些骨骼残骸还原真相。总的来说，这就是它们留给500年后人类的遗产。不过有时候，这些骨头会告诉我们更多的线索。比方说当时常见的疾病，如梅毒、天花等，都会在尸骨上留下迹象。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和超微结构变化分析，

我们可以对这些进行研究。”

德拉·比诺看起来有些困惑。伊迪继续解释说：“例如说，当我们对艾波利多的尸体进行详细分析时，发现一种不常见的叫做水杨盐酸的化学物质。”

“这证明……？”

“亚历山大差点逃脱了谋杀的罪名。因为在艾波利多去世之前，他表现出典型的患疟疾的症状：高烧、打冷战、异常头疼、剧烈的胃痛。如果服用冬青油制作的毒药也会有这样的症状，只不过冬青油中含有甲基水杨盐酸。”

就在德拉·比诺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伊迪看到他们身后有个身影在移动。“嗯，有人要发表反对意见了。”

“反对的意见？”尼禄有些不解。伊迪只是自顾自地向正对着的方向张望。

“表面上看，这是科西莫·德·美第奇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科西莫。”伊迪边解释，边把他们带到另一个解剖台前，那里摆放着艾波利多的尸骸。麦肯齐和他的继子杰克·卡特莱特站在旁边。卡特莱特是这个研究小组的DNA专家。

“表面上看？”麦肯齐有些不解地看着伊迪。

“我们对这具尸体的身份有不同的看法，不是吗？”伊迪向客人解释说：“我叔叔认为这就是科西莫的尸体，而我还没完全肯定。”

杰克·卡特莱特是一个高个子、宽肩膀的男子。他大步向前，向客人介绍了自己。他早上刚从佛罗伦萨大学回来。

“那么，卡特莱特博士，你对尸体的身份有什么看法呢？”
副教授将目光从尸体上移开，扭头向卡特莱特问道。

就在卡特莱特准备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一位女士急匆匆地走进来。她有点慌张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了，给客人准备的车已经来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尼禄副教授终于松了口气。不等德拉·比诺说话，他向前一步走到麦肯齐面前，诚恳地说：“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待我们。格兰杰博士，也非常感谢你带我们参观。”

伊迪送客人坐上豪华轿车离开后，返回了实验室。麦肯齐和卡特莱特此时正在查看摆放在解剖台上的尸体。只见麦肯齐拿着小型放大镜，用镊子从尸体上缓缓地拨开一个保存完好的真丝上衣。在之前的两个星期里，他们一直是先从尸体上取下部分材料，用组织切片进行研究，或是用便携式 X 射线机器对尸体的骨骼进行分析。不过在今天早上，大家一致同意将尸体从墓穴中移出来，进行更近距离的分析。这具尸体是和另一具尸体合葬在一起的。麦肯齐认为另外一具尸体的主人是科西莫一世的妻子康特斯娜·德·美第奇，她于 1473 年去世。

“我真希望你能不要和外人说起我们的争执。”麦肯齐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我不觉得学术上存在分歧有何不妥。”伊迪回复道。她从托盘上拿起一副镊子。

“嗯，我也不觉得。只不过我对那些人不信任。他们总想找出些证据来反驳我们的发现。”